H. H. MU CHINESE LIBRARY

諸子函

余向讀坊板二十九子備矣間嘗翻披漢唐秘史及叢語稗編則有曰格子知非子魚化子栩栩子夢鹿子今其書不傳獨曰

格世多有不及覩全篇以爲恨嗚呼宇宙大矣火井鹽池何所不有奇奇怪怪之中更有奇怪則嘗以水畫譬之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能爲波頭

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而未也唐廣明中孫位復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已稱神逸而猶未也宋蜀人

孫知微作胡灘水石其輸瀉跳
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詎不神
奇而又未也蒲永昇始作活水
於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
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

毛髮爲立則後來愈奇矣然則已經見聞之諸子豈無未經見聞之諸子而可謂孫蒲之後更無孫蒲也王愷三尺紅珊瑚珍爲綦室石崇碎之出其寶藏有

七尺十尺者而三尺纍纍若若不可計則茲選諸子恐未足以盡諸子但學士家肯心醉神習字紬而句繹之則子函巳足盡諸子也史氏陳仁錫題

子品金函目録卷之一

太公望

六韜

文韜

上賢

武韜

發啟

龍韜

軍勢　立将

蒲衣子
濱河子
老子道德經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韜光
運夷　能為　檢欲
猒耻　賛玄　顯德
歸根　異俗　虛心
益謙　自然　重德

巧用　反朴　無為
微明　為政　論德
法本　同異　徧用
洪德　儉欲　鑒遠
忘知　任德　建德
含德　知道　淳風
順化　守微　淳德
復已　三寶　配天
玄用　知難　制惑

天道　任信　獨立
關尹子文始真經
一宇篇　二柱篇　三極篇
四符篇　五鑑篇　六匕篇
七釜篇　八籌篇　九藥篇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下
莊子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篇　馬蹄篇
胠篋篇　在宥　天地
天道篇　天運篇　繕性
秋水　達生篇　山水
知北遊　道難言　庚桑楚
獨行　自賊　徐無鬼
喜於有試　士品不同　寓言　說劍
尸子 計二十三段

目錄卷之二

列子沖虛真經
天瑞　黃帝篇　湯問
力命　楊朱
屈子
離騷經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小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子華子
神氣篇　大階塗縣篇
禎端篇　孔子贈
管子春秋
牧民　形勢　七法
版法　法法　制分
九守　問覇　内業
晏子春秋
諫上　諫下

辛子 上徳

董子繁露 計二十段

子品金函目錄卷之三

孫子

始計第一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地第十一

呉子

論將 計四段

商子

畫策
尉繚子
攻權　武議
荀子新書計十六段
楊子計二段
墨子計五段
韓非子計三十段
呂氏春秋
本生　重已　情欲

功名　養生　論人
用衆　蕩兵　異寳
下賢　察今　審分
任數　勿躬　離謂
應言　不屈　任地
辯土
亢倉子
政道　訓道　農道
兵道

陸子
資質　術事　輔政
淮南子
原道訓　賓覽訓　精神訓
齊俗訓　詮言訓　修政訓
子品金函目録卷之四
楊子法言計二十二段
抱朴子計十段
文中子中說計七段

劉子計二十段
鶡冠子計十二段
鬼谷子計七段
愼子計三段
韓子計八段
亢誠子計七段
譚子計三十四段
曼倩子誠子二段
劉向説苑計三十四段

齳笑子 計三段　桓子新論 計四段
南山子 計六段　符子 計九段
觳隅子 計三段
孔叢子 計八段
玄真子 計七段
鹿門子 計三段
扶搖子 計六段
紫巖子 計五段
瓔子 計十二段

[illegible]光子 計四段

郁離子 計二十一段

子品金函目錄 畢

[illegible]十二七

孔叢子 計八段

[illegible]子 計三段

[illegible]子 計六段　符子 計九段

[illegible]子 計三段　桓子新論 計四段

子品金函卷之一

長州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太公望六韜

太公望呂尚者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際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著三畧六韜

上賢　文韜

不肖詐偽奢侈即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

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

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

二
三傷權
四傷威
五傷臣勞
六傷民業
一勿將非其人
二勿謀非其士
三勿近偽人

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仁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

四勿寵奸人　五勿使貪功者　六勿傷農事　七勿幻惑良民　此總収非吾士民非吾臣吏与非吾相

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諂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於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

即是六賊七害中人特提明之即攬權之說老子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六韜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

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與俱歸立為師抱朴子云文王遇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以師者是也

首言大事不可先倡先謀數乃字後之之詞雖之之詞

戰國陰謀書

又類老子書

絕似絕似

發啟　　武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

啟閑二字奇若有以引導其歸心若有以閉塞其歸皆字即是以天下心取天下意所謂不取之取此是君子說話即將欲噏之必固張之但此互說耳

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

獨聞独見正應上不可聞不可見不可知却与前数悃乃知字合

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营勝纍。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
吏。暴虐残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
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
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六韜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酆止於昌户
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
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
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

瑞又琴操云文王躬修道德執行仁義天下皆歸其後有鳳凰啣書於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鳳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將有萌兮神運精合謀於房兮

緊要在不語不言二句与末不言不見相照而收功在上戰無與戰句与末野無横敵二句相照、末生無形皆應不言意玄默不意不識竒語正不

軍勢　　龍韜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

言二字之持解

此又以善戰者不可猶豫起下議論与上変生兩陣倏往忽来相關紐

皆决机迅速之喻

又以不言不

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

見於上面神明兩字仍是承上迅速不可猶豫之意極重關鎖。

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横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甲子武王伐紂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

論遣將之法

假之以將權

假之以將兵

立將　　　　龍韜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

又論將者受命對君之辭

說得凜凜

敘將者效力之時

此方是將之功必如是復見賢將

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

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前尚賢篇末所紀與文王論釣法本此

注鍛安寧以王曰善哉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

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

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

王倪齧缺師
堯舜時高人
此段文莊子
亦有之但無
此之詳
泰豆氏虞以
前聖君
情性情而根
于性也
循非因提太

蒲衣子

舜時賢人年八十歲而舜師之齧缺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荅之云

與與乎壤世。余何知。草而宮。木而搨。薄蔬可以經旬。彫皮可以歷紀。陶哉吾之寓世也。以覩于世。虞氏不及泰氏。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性。其德甚真。虞氏其乃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

徐自溟有歌云嗚呼噫嘻。肇循蜚。始因提。德厚信矼。風

七聖君姚姒
堯舜之姓也

麗俗燃。洎庖羲。卧咕咕。起于于。啜血而茹皮。姚姒稍[illegible]
氣漿元流兕依然治。心不古。其在夏后殷周季。漓德[illegible]
尚維持。五覇迭行。七雄横起。鹿走函關外。猴沐烏江裏
嗚呼噫嘻。

避輪遠軌也
岨岐險路也

賓以喻事主是心之應事者臣以喻形君是性之宰形者

濱河子

不知姓名說者以為夏末時人

守玄可以袪辱執素可以掃氛吾將量腹而飲度體而衣偃臥從容以遊餘齒有來告者曰帛賁幽蹤欲輓我避輪以犇岨岐吾懼白雲之冷而青山之孤故倏然不進是亦所以全我天形

吾無賓世之沒我者吾賓之吾無主我之宰世者吾主之吾無臣形之服我者吾臣之我之降形者君之夫孰能主我而賓世乎夫孰能君我而臣形乎賓乎賓不認主賓去

更妙在不棄主不替君惟有我之說

矣臣乎臣不奉君臣亡矣吾無去賓吾惟不棄主吾無亡臣吾惟不替君君其臣主其賓是惟有我我之所以為我者貴吾無失其貴所以完我

所言皆養真自全之意其殆知有我者乎第不識其所謂我者果何指須讀孟子曰求在我斯知真我

此章人多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正要就心上理會天地萬物即心上之天地萬物也欲著

老子道德經

姓李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藏室史吾夫子嘗問禮焉周禮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道德經五千餘言或曰周太史儋即老子非也

體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道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本不容言若可道可名皆是兼仁義便非常道常名以其涉有言故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是人心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天地之始天地即此心之前有名萬物之母既有仁義禮智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母言由此而生也故常無欲以觀其

要也要如此窺竟也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末夫惟不居八字最有味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

妙。故學道常於無時窺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於有時窺竟則見其有無而來之數徼即竅於山川之竅之所自出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造化之玄妙[illegible]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說到此玄不可思議處而未始有始與夫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之衆皆從此出故曰門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若知美便不美知善便不善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故有有便有無與之對餘放此猶有音則有聲和之有前便有後隨之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即此意

此欲躋天下於太古無事之意聖人之知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

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于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辞其勞萬物之化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只是有功而不居不以自美為美不以自善為善也惟不居功則天下莫能與争功而功卒歸之故曰不去蓋惟不自知其美善此美善卒所以能保而不衰也

安民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以賢有務使民不争不好利使民不為盜不示人以可欲之形使人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乱煩懷道抱一以守而神和柔謙遜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朴守淳不敢動作

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無為矣

不曰不盈而曰或不盈總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

象似也言可見不可見可知不可知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治

無源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本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淵乎似萬物之宗。如淵之深為萬物之祖宗挫其鋒。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結俾道之自然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韜吾光明混彼清濁同其塵始不自殊別此心湛然安靜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即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之意吾不知誰之子。吾不知誰有此道妙象帝之先。母乃道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孚此正所謂沖虛也

虛用

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着意而相忘尔精言之即所過者化之意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誤矣

此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生意無私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養萬物不自以為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狗不責望其報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狗不責望其礼意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故天地空虛和悉流行萬物自生猶橐籥動從空虛而運虛則不屈而搖之則風生愈出愈有也故學道不在多言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守一空虛之中而默然忘言亦如以民物為芻狗忘之而已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所以浔長且久者以其安靜而施不望報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

是無吝心也釋民謂之真空实有真空即無私实有即能成其私

此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成字遂字是隨地位知足之意若不知足何時為成何時為遂耶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己薄己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非以其心無私故能成其私耶

運夷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為身累莫能常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或恃富貴而驕恣是自取禍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昳易也

能為

魂以載營則爲氣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一者合也言氣合而一之使無離乎數乎字皆設問人能如此乎染塵逐境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魂常附魄魄常檢魂言人載此營魄能如車之載物合而一之使無離而二之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守精氣使之不亂則形体柔順能如嬰兒則能抱一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內無思慮外無情撓洗心澄慮居玄明之處俾無疵病則能抱一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天門開闔明白洞達視之不見听之不聞能無雌雄交感之心而以無知為知則能抱一矣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惑視听馳失正味

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足則行傷身辱妨者傷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聖人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

厭恥

寵辱若驚貴大患在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為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此身以招寵辱耳吾能自無其身又何寵辱得失足以為吾之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然有真身在爲故知真身之可貴可愛便無此身之累然後可託寄於天下之上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希微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故老子自言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夷希微分別之太拘泥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彩色不可視而見之

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曰希言無聲音不可聽而聞之

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言皆是道也

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光明

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昧闇冥

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不可以聲色名狀之

復歸於無物。復當歸之於無物而已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本無形狀能爲萬物作形狀無体質然爲萬物設質象

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無始

隨之不見其後。無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上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玄妙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密者性本之所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署異于此矣

此篇句句有厚以至于成成而若敝則

古本始之精也能執此道以御今有形狀之物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矣是謂道之紀綱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士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志節玄妙精與天通深不可識。道德深遠無所容其識知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謂下數句與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隣。其進退夷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之也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散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而外無文彩曠兮其若谷。曠者廣大谷者空虛言道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與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於濁之中因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孰

盡之矣能敝不新為一句成為一句

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

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形迹而後為道之大成）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其故吾不見）

歸根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學道而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於萬物並生之時吾以觀其歸根復命之妙焉）夫物芸芸（芸芸者葉盛貌）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謂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如心自無不包而容）容乃公（容則公正無私）公迺王（公則足以長人非王天下也）王

坦然視生死而無怖

唯呵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為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段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

乃天。與天合德天乃道。與道合真道乃久。終身無非道無能長且久沒身不殆。四者純備道德弘遠又何危殆

異俗

絕學無憂。絕其外慕之學則無離道之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與阿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以善名者以惡名者猶唯與阿相去無多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但人皆畏惡名我不可不畏吾觀眾人之心荒乱未止故從事于外慕之學眾人熙熙。如享太牢。熙熙多情欲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如春登臺。如春時萬物咸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所欲之形兆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孩笑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兮如窮歸

署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處署眠始滞

母字与音韋萬物之母同

一說容作容受說孔德之容見虛心意虛心者正唯

（無所歸就）衆人皆有餘。（衆人皆誇有餘智）而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不足）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如愚人之心沌沌無所分別）俗人昭昭。（自以為明）我獨若昏。（我独闇昧）俗人察察。（自以為察）我獨悶悶。（我獨無所割截）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所窮極）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衆人皆有以。（人皆有為）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無為似頑似鄙）我獨異於人。（我獨異於人也）而貴食於母。（食用也母道也言我所以異於人者獨々貴用道而已）

虛心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大也容徵驗徵驗于外也言大德之人其徵驗於外者惟道是從而已）道之為物。唯恍惟忽。（道之于萬物独恍惚往来而無有所定）忽兮恍兮其中有

道是從故以下復言道字蓋由氣化有道之名人得道以有生故也物二可以離道焉能不為道之從

一之能多也枉少之能得敝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

像。怳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怳兮忽兮其中有物。而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無形之中有精實神明相薄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而真精中又着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而衆美衆妙皆從此閱歷而出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

益謙

曲則全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枉則直枉屈已而伸人久久自得直窪則盈地窪下則水流之人謙下則德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天下敝之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取少則得以多天道祐謙神明福謙也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

闡行達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于天下者惜乎世不知也

老子論道主于無則說不消個物字乃動云物何也

下式聖人只守一枉曲窪弊之意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于世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不有伐其美故有功于天下不自矜其大故長久而不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誠實也實全此謙虛之理自是受益

自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太極在天地之先天地自是而出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常久不易周行而不殆行健不息可以為天下母萬物之所由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為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自[illegible]矣便無靜而[illegible]况有輕[illegible]

大不足以盡之又名曰逝言性不可追逐也又名曰遠言遠不可親附也又名曰反言復歸於根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道至于自然而極而人之所當從事

重德

重○為○輕○根○

根者言輕自重而生有重則有輕也

靜○為○躁○君○

君者躁以靜為主有靜則有躁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附著於輜重之間無重則無輕無靜則無躁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雖胸中所見極天下之美觀而處之以安超然于輕重靜躁之外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視身反輕於天下而不能超然

輕○則○失○臣○

輕則不足以臣服天下

躁○則○失○君○

躁則有失所生惟知道便無輕躁

希性命之人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即在同然之際耳然可以救人物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与之為一故以發明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揵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故使貴賤各得其所常善救物。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故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故是謂襲明。善救人物是善藏其明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若有師而不知貴不愛其資。有資而不知愛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不知乃迷惑之大者是謂要妙。

能通此意是謂知得要妙之道

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己而不復間斷復歸於嬰兒復歸于嬰兒之無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黯昧無所見則可知為天下法式德常在于己不復差忒而可運用無窮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于己而復歸于質朴朴散則為器夫朴未散則謂形上之道已散則謂形下之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若則官天地長萬物而為道器之主故大制不割故以大道制御天下自然而解無所傷割

甚奢太三字只是一意但下語之妙欲形容其甚之不可之意如前曰玄之又玄又曰大曰逝曰遠皆他文字奇処特讀者不悟耳

微明謂上四

無為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欲取天下事而以有心以為之必是治天下不得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蓋天下事不可以有心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為則敗執其為則失皆有心之累也故物或隨或行。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故有道者之于物听其自隨自行聽其自呴而溫自吹而寒聽其自強自弱自成自毀行隨循先後也載成也隳毀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太。甚奢太皆過當之名聖人去之者只是無心無累無為無求而已

微明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正欲斂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

者之机皆微妙只可明于已不可以示人何也柔勝剛弱勝強此利器也魚脫于淵則魚死此微妙勝人之机權若被人識破則人反能勝我

大之者正欲弱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起興之者正欲廢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正欲奪之是謂微明。是晦藏其明也柔弱勝剛強。蓋守雌守黑柔弱必可以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人之不能外于道猶魚之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我若自露其明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示人也

為政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無不為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而萬物將自化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只是不欲而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

論德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实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唯為之而且有似為之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又是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之人不知其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執而未化但不失德而已未可為有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德安靜不以有心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下德有以為則為容心矣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仁為上德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復以礼繩之有獄其煩而不應者則攘臂而仍之。仍引也民不從而强以手引之强製拽之也故失道而後德。故道衰而德化生失德而後仁。德衰而仁愛見失仁而後義。仁衰而分義明失義而後禮。義衰則施礼聘行玉帛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礼修飾於外而不由中便非真忠信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前識是有一段意見在先也意見用事失礼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自以為非愚实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蹷下其基也貴者必蹷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無人非宗侯王非高

愚闇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言去彼華薄取此厚实不為礼而為道也

法本

昔之得一者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其致此清寧靈盈生貞者皆因此道而得之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地無以寧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顛蹷失位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謙言無輔不穀謙言不善此非以賤為本耶故致數車無車故致

上士者恬淡寂寞無ゝ為者也勤而行之勤行之至而实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蓋而下士惡之以知之君乎曰中士無聞非至美也

稱云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于無譏之意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已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為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咲之下士貪很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惧見道貭朴謂之鄙陋故大咲之不咲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咲不足以名為道故建言有之建設也是古之立言者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明道之入闇昧無所見進道者若退不及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分別其類也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垢濁也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有彰顯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設道德之人是

士之下者其所見亦非至善也中士所能下士所嘆其美善之美善者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無間而氣脈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浮入之此皆無有入

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也偷竊也不敢為也質朴之人著五色有渝淺不明也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貸與也常為人常与人善貸也無棄物無棄人善成也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道至柔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無有入無間。正以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于群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空虛無物之地為道之所入以是見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言道以不言為道以不為此中之妙誰能知及之

洪德

無間也躁勝寒靜勝熱是譬喻大意与各章相發

知足則無欲無欲則必無罪無禍無咎故常足

大成若缺道德大成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盈者不知其盈用心常若沖虛則無窮盡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此皆清靜而善居德者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若躁極則必寒靜極則必熱皆有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則為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以善走之馬卻以糞田無欲也即不貴難得之貨意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戰爭之患皆自欲心而始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無欲以累其心以不足為足故常足

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已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苟一日知道則[illegible]萬物無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由內以觀外所觀益遠蓋以理燭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待足跡耳目所至所知幾何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以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忘知

為學日益。為見聞之學則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為自然之道則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情欲又損之以主恬淡如無所造為情欲斷絕德与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

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正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欲濟天下之心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若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矣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故謂之德善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是謂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慄慄不自安之意只其心渾然無不善不信之分別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於聖人聖人皆愛念而子之

建德

所建遂表其全此莊周之所以謂之賊者也

赤子純一專固故触如此而直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

善建者不拔○立德之遠善抱者不脫○守道之固子孫祭祀不輟○沒世不忘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數德字皆指善建善抱之德德愈廣而流愈遠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數觀字皆以同然之理通之也吾何以知天下之同然於吾德哉亦以吾德之善建善抱耳

含德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真元完固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三句皆言物不能傷之也即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骨弱筋柔而握固○至柔弱而

一說強蓋其生便是妖祥以心使氣便是暴氣以此為強壯未有不老折者

塞閉者藏之于密挫者磨銳之使無圭角解者條理之使不紊亂和同者不自

手之所握甚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峻赤子陰也未知交感而峻也亦作者精氣盛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嗌咽喉也嗄氣逆也號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精和之至斯合于常道知此常道謂明明能益心心能氣此不失赤子之心為善也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若物欲壯則老矣失赤子之心矣是為非道非道則宜速已之而勿為也

知道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謂當以不言言之方是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眩露也

一說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超然於親疏利害貴賤之外此道所以為天下貴

淳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二句是客以無事取天下。必無為而為方可得天下之心此句是主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吾何以知無心無為之可正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民不能安業故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道也人世多便利之用則民皆犯上故國家昏亂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謂我無所改而民自

而已矣

其無正耶蓋有正者有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

化我寂靜而民自歸正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富我去華飾而民多質朴故天下自治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似若不明然其政教寬而民醇醇富厚自相親睦其政教急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缺缺日以昧薄矣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倚伏無窮極不可得而定也

正復為奇。善伏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即禍福倚伏之意但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分善妖其迷非一日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割截廉請無欲不以己傷人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聖人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者惑民

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非釋然捨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　一說人所不欲者独欲之人所貴者獨不貴之人所不學者独學之人所過而不視者独反顧而視之

守微

其安易持已危則難持其未兆易謀形見則難謀其脆易破已堅則難攻其微易散已盛則難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學道必于無始之始處用功至於為至於執則有迹矣故必敗必失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為以不為執以不執故無敗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民之于事常于功德幾成而貪性好名奢太溢滿而自敗惟謹終如初則無敗壞之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於欲處不欲故不重

明字愚字都是活字一說與物反與萬物皆反而復其初則皆歸于大順之中也

聖人非欲上

在貧上學處不學故不復藝衆人所學過的只是輔萬物之自然而為以不為也

淳德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正欲教人晦其聰明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巳玄德欲為人惟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大順順天理自然也

復巳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故能

人非欲先人蓋下之后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即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此言人重此心定則安

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之尊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上而民不以為壓己在民前而民不以為害己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推戴之而無厭惡止以聖人不與人爭先後故天下不與之爭而樂于戴推也

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故憮然似無所肖象若肖久矣其細若自以為有所肖象則為細人非大人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

此言失此三寶則危

大凡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戰勝而衛堅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惟其不爭凡所應物者不得已也

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於忠孝天子身節儉故民日用廣不為天下首先故能為天下之長成器即成形之人

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舍慈仁而尚武勇舍儉約而為太多舍后已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救助聖人能以慈自衛其身也

配天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下。武士決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善以仁義勝敵者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恒為人執謙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

此章全是借戰士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其例甚明

極。是謂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而不自用之力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為主是我立意以侵人為客敵來而我應之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彼不道為天下賊吾雖行誅之不行執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雖欲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雖欲坐執之若無兵刃可執用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不爭而勝方是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抗兵加敵能戚然不以用兵為喜者常勝以其慈仁也

知難

此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惟人要貪騖好剛不能知不能行也惟人不我知故可以自尊貴

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民而徒尚刑罰故有此言　司殺謂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吾道有個根宗正在柔弱卑下處也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人惟不知此中之妙故終不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惟知吾道之希斯覺吾道益貴重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若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刑罰酷民尚為惡而不知畏人君奈何不尚教化徒設刑威以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若使民知畏死吾以道化之而尚為奇衺者乃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常有司殺者殺。為惡之人常有造物者殺之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

天高司察也此章句法甚奇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及天則降陰降及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益張弓之象也

正言而言曰受國之垢与

傷手矣。吾而好殺是代司殺者殺也猶拙工而代大匠斲削鮮有不傷矣可畏哉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張弓而和調之乃可用仰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能行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雖施德而不恃其報雖功成而不處其功雖有至賢之行不欲使人知己之賢正合得天道

任信

松禪按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与國之垢与不祥而受之者也

三代以來至于周衰紛爭極矣民失其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故柔弱莫過于水水能懷襄山陵磨鉄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若無以易于水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恥讓平好強梁故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主君能引過自責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正言若反此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

正論

獨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小國民雖寡若能使有什倍伍倍人之才器而不自用其才又能使民畏罪不為惡而各居其居雖有舟

上命之情故
子愚欺之
則以反太
古之治

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以用之。不作煩華不出游衍故不乘舟輿不然惡于天下故不用甲兵去文反實信無欺故使民復用結繩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茅茨不好美屋樂其朴俗不思轉移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

人之所當言者思若道然惜之妙至精至粹無聲無臭卻以言以思求者粗蓋道即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萬

關尹子文始真經

關尹子者函谷關之令尹也名喜望紫氣淨關知當有真人至乃遇老子而得道德經遂自著九篇謂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共九篇號文始真經

一宇篇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鬭也勿勿乎似是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覗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而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事萬物錯綜變化渾淪磅礴無所不在無所不有此非優聖智達鬼神其孰能知之

此言道無人己之分唯忘形骸捐得失則道在我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者也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

道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若妄意揣度索隱行怪是妄之中又一妄

聖人雖勤力不息实不思不勉与道相依若徒以勤成固執議論得之乎觀聖人

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勿以聖人力行不息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故一息不存道將來

始也能因物以見道終也物与道而俱化莊子曰指窮于為薪火而燒之不知其盡也釋氏所謂一了百了是也一悉孔子遇伯雪子于齊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

契。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舍本就末。無時得本。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道具于心無窮盡無方体無形迹之可見顏子嘆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甁不問石。石不答甁。道亦不失。問歟。

能言道不可以言行求此皆道不可以問荅求只一悟

荅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跂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豊不惜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何以謂一宇道以天地萬物為宇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執之皆物不執之皆道

此言有感必通天地物我非有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天之不已地之厚德無徒

二柱篇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天地

即吾心吾心何可去只去情識耳

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

星辰綱紀山氷流峙而已耶

即形而下者為器形而上者為道之謂

此見豊歉吉凶莫非道之自然知道者順之而已

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知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故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妄分人而為我也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何以謂之二柱道滿天地天地非道不立故謂之柱二者建也所以建天地者也

此見無固無我因物自然而順應之妙

今猶見名言

此言天地無私以喻聖人之無私

三極篇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老子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能悟豈能出以示人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聖人道員賢人道方即此意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聖人与物相尋轉而不知所窮夫聖若任大智若愚即此意

聖人之心渾然天成物我較計之念俱泯

四語不可更易一字

在己無居形動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鱉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蔵蔵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故能貴萬物何以謂之三極。極者尊聖人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故不名聖人而曰聖曰極

玄覽之士以不為魄所藏外不為魄所使以我之精神合天地萬物之精神是之謂抱一是之謂全精抱神

此即五廚經所謂覓心緣心是也体道

四符篇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吾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

者能悟道為一則外物不能轉移我矣攝之以一息乃体道中要語

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於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何謂四符。符者精神魂魄也。人之一身不外此四者。道元于中則精神魂魄皆合于身矣。故曰符

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于一息散則敷一息于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

心思因意不猶舟流因水車行因牛乎

五鑑篇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

不離于物亦不着于物是所謂無物物我交則有物執之則愚師心不師聖甚為独得之語孟子所謂帰而求之有餘師是也攀縁計着展轉相因辟之

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惟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

海本無浪因風起浪風息則浪滅所謂意滅者識亦滅也智不是好字面即下想識二字

變無所變意

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

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

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

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

日而已。至於来日想識殊未可卞。及至来日。紛紛想識皆

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

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

說者。而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

無所竟塵根智障迢然解脫真常者存

天地陰陽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

是之僞非之僞善之僞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欲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

反受制于物何耶因識生情因情着物故也

一念不生萬緣俱寂何有于傷

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何謂五鑑鑑者心也心本無物隨物而照不循鑑之照

物妍媸在彼而不在此乎以鑑明心識本体矣

是夢非夢是覺非覺無夢無覺亦夢亦奄事來尽夢也事去亦覺也

妙在尚不自見我一句

六七篇

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形而形不味而味天地萬物可為我我可為天地萬物只是虛空相通

一人逐逐於塵之及不若蜂蝦之自適其適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為萬物。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枯龜頁
憶忘飢等
皆以妄止
終語也知
其妄而以五
行勝之則妄
心釋

等無我字來
名麤滑無言
可以心領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知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何謂六七七者食也非食無以養生非五行無以養性
此則文始之言之妙也

運無事然道
無入已

氣之所鼓因
而有物然氣

七釜篇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可以窺他人之肺肝可以成腹中之龍虎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屍能

能合亦能散不聚不散若當思何在故曰客有來去郵亭自若

注生任長任其只是任化

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有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須刻止。衆人皆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何謂七釜。釜者化也。物得釜則化。人得道則坐

心何嘗有物六根動而七情出如五行之相尅相生何可勝數

萬物生生化化即雖天地聖人不能係留唯始終乎道而已

八籌篇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執之便成有我不執便為無我此衆人賢聖之別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

何謂八籌籌者籌物物之所以形也

數語可為謹微之戒

藏智于愚不知而智養辯于訥不辯而辯養勇于怯不勇而勇天地萬物大

九藥篇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無可必者人無可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

相所謂色無其也空無其空者不見而見是謂真見不聞而聞是謂真聞

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隨時同俗四字似昇今日處世法

又是矯世之法

即老子柔弱勝剛強之說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不救也。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

順時從俗用我与人之所長總是合道之自然而已重在數不能字任其自然

應事接物之道不外乎此

金玉乃貴重

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奇動可止。可晦可明。唯不可拘。所以為道。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

華美者雖不見用于世亦終藏美于天地

文如之欲人有得乎道也莊子有言曰丘也与汝皆夢也予謂爲夢亦夢也文

當金玉貴之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取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始之旨意蓋
如此

何謂九藥藥者雜治也

附葛洪文始經後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授之玉笈瓊簡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厲洪以關尹子九篇洪每愛之誦之拜之藏之夫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

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奸之印。欣若駕鸞鶴。怒若鬭虎兕。清若浴碧漆。若夢紅縱橋。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能言乎。其絶迹去智者之所能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能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

通篇論治法首言君子所言所為名法權術是此書立言之綱次言小人所言所為

尹文子

老聃之門人

大道上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

總鎖上君子小人又起下独智獨巧

独善未善獨巧未巧雖与衆共善共巧乃善乃巧亦應物無心之意

此独善獨巧之失

此衆善独巧之得

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獨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

住道立法云者以道為法之綱下名分等字正是法

制之有道者一

制之有道者二

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

制之有道者三此後使不得不如此是制之之法數語近似老子求只是混世說話上言至治之術此言為得之道正是治之所以然

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惡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

篇中凡曰共善共巧與能與智只是一味混俗以勝於人故末世謂之老子術

只是混物為一之意

一言從云有一道也復是並也乃並与之之意

大道下　　尹文子

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邪物也物之與物可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惡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

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何則？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生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

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聞，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天下是非無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合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去邪也，去忤于心者

無心於事，無欲出治，斯無所累。

重此句

專精二句即上神字

居上是非不以斯，在下者之睫無涯

此即井泉近竭直木近伐之意

此亦謹微之意

也今吾欲釋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吾若與俗遽走猶之逃雨無之而不濡鳴鐸以聲致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武勇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于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

此言至人應變涉世之妙

此亦守雌之旨

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游於冥漠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于靈臺，而歸居于物之初，眎於冥冥，聽于漠漠。漠漠之中，獨有曉焉；冥冥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此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意

此与逸於滑入之意同

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泣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

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神情得上聞。百官修達。能臣輻輳。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千里乘

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

其論提身涉世之術大約皆根自道德經之意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謂人來所見者小故看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

莊子

蒙人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吏著南華經自分內外雜三篇陳同甫曰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其書雖不經實為百家之冠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

逍遙遊

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北溟北海也鯤鵬之名蓋寓言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海水湧沸必有大風故鵬可以南徙南溟者天池也。南溟亦海也故以天池訓之齊諧者。志怪者。

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

齊諧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未必有莊子撰此說以自証

野馬以下至此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来多少奇特

也。齊諧書名所志者皆怪異之事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摶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也。此鳥往来必歇住半年方可動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或天之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也亦若人之自此視天耳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不動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

乘受精也不厚特以起下句風之喻

句法奇

不知兩句又是文之一体

培風鵬飛天上去地九萬里風自溪谷起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飛之

高也莫之夭閼與障礙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啚南自比海而謀南徙也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

爲蜩蟬也鷽鳩學飛之小鳩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

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不知世界之大○適莽蒼近郊

之也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果然飽貌言其近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隔宿

搗米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憶言所行有遠近則所食有多少如見識有小大則志趣亦有遠近

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蜩鳩也何疋以知此小知不及大知

此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鴳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

宋子不以毀譽為意故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子何

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朝菌大芝也生于糞土暮生見日則死但知朝暮安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冥靈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乃至今以高壽特聞眾人求齊其壽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三等人各以所能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故宋榮子笑之猶然笑貌也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

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蓋知本心為內在外[illegible]自容內界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

天意謂日月既明何用把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言宋榮子見得道理只當如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未嘗汲汲然以世俗為事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榮子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乘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何等飄然其視世之修身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未肯似他如此汲汲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言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可是猶有待也惟無所不乘者斯無所待耳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皆言無迹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

大時雨既降何用抱甕許由主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立之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爝火浸灌自喻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皆寓言

河漢猶言不知其首尾之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無實往而不反大言只說前去不四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在寰海外有神人居

[illegible][illegible]逕庭猶言遠遼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

曰然者言汝宜其疑不信也文章之觀亦鐘鼓之聲音人皆見之聞之而聾者瞽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惟形骸有

為肌膚若冰雪。言其瑩潔淖約若處子。若室女柔媚可愛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神凝者精氣融而神不動故中和亦致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致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連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瞽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人自祈乎治亂台治字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水至天而斯人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憒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謔也

而不熱旱極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逍遙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形容入物如曰樂只君子亦只一樂字此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書以一樂字為首識得這老子胸中滋味則可以讀芣苢矣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并一樂字亦不説此詩法之妙亦須得其讀法之妙

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若也非指非馬無形若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

齊物論

莊子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是喻彼之非猶以我之指為指而以人之指為非指也彼非指之人寧不以彼指而喻我指之非指乎彼此相譬是非未有究也故以我之指喻彼之非指不若就彼指之非指喻彼指之非指也馬喻放此馬簿塞之籌也若以此理論之天地則天我覆地我載猶彼我之指也亦可以其一偏而相非乎喻之萬物則萬物之飛者走者動者植者萬有不齊猶之彼我之馬也亦可以其一偏而相非乎喻之萬物則萬物之飛者走者動者植者萬有不齊猶之彼我之馬也亦可以其不同而相非乎天地萬物不可以猶非則是非之不足辨明矣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

故人曰奇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

道行之而成

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

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于天地之間

物謂之而然道無精粗行之即是物無彼此謂之為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何所然乎循其然若而然之我何所可乎循其所可而可之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物固自有然若物固有有可若不特一物物物如是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若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亦可稱大泰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彭子亦可夭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為一也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夫既已為一則無言矣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然既謂之一則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一是一也言一又一也兩一便二矣二與一

[illegible]立者曰稱大道則無對多耑矣不言之言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嗛滿也猴藏物曰嗛有自滿之意

為三。一既一矣言一又二之一與二相對不成三乎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即此遞遞相生之意生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巧於曆筭者亦不能筭其未盡之數況其凡者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上下四維之外虛空不可強說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宇宙內許多道理何嘗不說但不立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為世君臣上下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惟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故分處有不分辨處有不辨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懷之以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辯纔分辨便有不分辨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無愛而自存大

知止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為道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所自出也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而不知其所由來則葆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晦

廉不嗛不以廉自足大勇不忮無險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
仁常而不成廉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同員而幾向
方矣所以然者謂道若昭然分別則非道言若曉曉然爭辯則必有不及辨處仁常愛必不周廉近名必不實勇忮害必不成義理之勇也五者之德其機本員若道昭云云則太露圭角幾于向方矣故知止其所
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
府止其所不知便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此謂天府謂理之所會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天理所會不能損益故注不滿酌不竭柔理之妙無終無始故不知所由来葆光者藏其光而不露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以

其明也夫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乎卵而卵非時夜鴞炙得於彈而彈非鴞炙妙道因乎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于無為豈瞿鵲之徒

世故為事不就利不違害不知利害不喜求無不足故不喜求無謂有謂未嘗
不言有謂無謂未嘗有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言不着實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熒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鷄纔出卵便求呼更彈雀尚未墮丸便求鴞炙
皆早計之喩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一晝夜挾
宇宙一遠近為其脗合渾合而與道一置其滑涽昧也以隸相尊隸下也先
其至下也眾人役役馳騖聖人愚芚知以不知而愚芚不分參萬歲而一成
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雖歷萬世道行之而成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萬物盡然是

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芚而不散誰爲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体備萬物即吾体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

亦然也蘊蓄也以是相蘊言無相非也即因是意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失其居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死生猶夢覺也夢覺變幻惟大覺者知之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愚者大夢而自以為覺遂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所賤為牧圉陋矣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

乎彭祖矣鳥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于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至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知其解非但知解說分明是脫去死生之縛也此等大聖人最難得一遇之則萬世亦旦暮矣猶千里比肩意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行止坐起卒無定度盖不能自主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待也吾待蛇蚹蜩翼耶。蚹蛇腹下蛆[illegible]所以主行者而蚹與翼又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也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栩栩快志但知為蝶不知是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僵直貌不知

物化言古今夢覺渾融為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于物

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若蝶夢周若周夢蝶物我疑矣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然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辨矣此之謂物化萬物變化之理

在莊周則以夜来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個夢覺須有個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却不說破欲人于此叅究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立名之意也

為害數句正是養生之障莊子所自受用者即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也

手之所觸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庖人

養生主

莊子

吾生也有涯（盡處）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盡之身尋無極之知紛紛複複安得不困）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若于危殆之中又用心思自以為知為能祇然於危殆）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為常也如此則事事無不可緣順也督迫也經常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肩有微斜）足之所履。膝之所踦。（膝有微曲砉音畫）砉然。嚮然。奏刀騞然。（皆用刀之聲）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上音言其刀聲合于律呂下二句正形容其中律呂之意）文惠君曰。譆善

此段善喻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寄道理于技所好非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睛與理會）官知止而神欲行。（耳目靜定而神自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但依其天然腠理于骨肉之交際處則批擊之于骨節大空缺處則順而解之皆因其固然而已其用刀之技且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況大骨乎肯綮骨肉相着處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或割其肯刀亦易損）族庖月更刀。折也。（研大骨而刀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

為善無近名以下止說養身之旨庖丁一段乃其辟喻到此末後遂轉〻結以此養生為四字何其文勢操縱省力知讀子細看

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以薄刀鮮其閒遊處可以遊刃其閒無所滯礙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鮮然每至於族交錯聚結為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不他視而遲〻為行其刀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不甚著力而骨肉忽已解散如土委地然言其易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四頤壽躇者從容也滿志自得意也善刀好〻收拾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刖者為此官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何為獨存一足天與其人與果天生之然邪抑人則之邪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

也。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形貌皆有兩足並行而此獨異故知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飲、雉啄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精神雖旺而終不樂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遥之樂次言無是無非此乃是做自已工夫言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

未行而絕迹則易行而不踐地則難為人使則有我故易偽為天使則無我故難偽夫知不以知如人之行不以步鳥之飛不以翼者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

人間世

莊子

絕迹易。有心而未能無迹則易無行地難。無迹亦無心則難為人使。即緣迹易以偽。人則有易終是妄心為天使。即無行地難以偽。天則無意乃是真虛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〻也。以無翼飛以無知知都是無心意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〻。闋室抉也此以虛室喻心也夫虛室無物少有空抉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惟此虛明能應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〻下止字即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不知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也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如今人戲劇鬭格之

心虛則道集

無言者物不紛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藏有行則迹所以踐迹並于外其真亡于內故曰行者喪也

類陽喜陰怒也至甚也巧奇則相角而愈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初筵秩秩治也載號載呶卒至於乱奇樂多至爭競也凡事亦然。始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初以誠信相結後乃鄙詐之心生為故君子懷此永畜作事謀始必於言行為先之言者風波也。言興則乱起故曰風波行者實喪也。行成則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可不慎與。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故宜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鑒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縱而不救則將來必危国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欲救正之則禍必先及我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雲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肖蕩其田業而恣所欲罄嗜恣之有族父為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醉飲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父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棄其

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外為恭敬隨順之形）心莫若和（內盡調和誘導之心）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入則感隨順連自家都放倒了故曰顛滅崩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出則圭角稍露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聲名妖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無町畦無崖皆形容無知妄為之入彼方如此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或可以入無過之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戒之。

父子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此下凡三譬喻甚明當順導意終上形莫若就二句何等精當意有所至兩句甚妙只此兩句分明畫出世情

○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屢誇其才美以紀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性易怒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是以虎雖異類而亦媚愛夫養己者無他只是順之耳若逆之則必被傷故曰其殺者逆）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可謂愛之）適有蚊虻僕緣（叢集其身）而拊之不時（不能隨時棲拊而去之）則決銜毀首碎胸（馬必怒而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怒心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可不慎邪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福輕乎羽二句即鏡詩所謂苕華不滿眼殃禍大如屋也其輕世肆志處以之譏聖則非却是好議論

學僅百餘而存偷凡八何寄筆乃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僅可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自拘束以自苦如画地而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性本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不能直道而行而四不護避就則必至傷吾足傷足言不可行也山木自寇也以自用故自取忌伐膏火自煎也以明故自取煎熱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前言養生此言人閒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

盡絶人事但要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濶何嘗不理會人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于王駘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

德充符

莊子

魯有兀（音月斷足也）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即從遊相若）立不教。坐不議。（坐立自如不請不讓）虛而往。實而歸。（所至之地人皆敬事之充然若有得）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王字巧）先生。其與庸亦遠矣。（王勝也先生孔子也言從遊者勝于夫子其與常人相去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生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与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化物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

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

而不得與之變死生事大而此心不動不能使我隨之而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雖天地覆墜我亦不隨之而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明乎真實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主張萬化命于未始有物之先而執其宗者也宗本也始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為膽膽不可為肝猶之楚越就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既同一根宗則大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為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所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此淂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

夫物莫不受
命于地唯松
栢獨全人莫
不受于天惟
舜也獨正則
舜豈不以正
生為幸而正
衆生哉今夫
士之以勇自
名者猶能雄
入九軍而況
官天地府萬
物死生不淂
与之變者非

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滅視喪其足猶常季曰彼為己以
遺土也以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彼之修己不過以其
知覺淂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衆人皆有之物何為獨尊之哉最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止水定為故也惟止能止衆止水定則能鑑衆形心
定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
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淂于天者獨異於
衆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不
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保始之驗如人養勇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于九軍自要自信也荊軻聶政之徒求以名

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与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況守宗正性之人其徵也將不能一死生而命物化哉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六骸首身手足也寓者寄而無蓄象若存而不用一智不為物二也心未嘗死不與形偕也彼且擇日而登假不待擇日而自登道岸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人自從之彼何嘗以人之從不從為事乎

德充符者德充於內而徵驗於外也蓋能外形骸喪耳目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其究竟則官天地府萬物而登假於道也是謂德充之符

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君帝猶無靈譬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

大宗師　　莊子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為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自本自根物皆有本根此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四句自未有天地說道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四句又仍生天生地推到未有天地六極之下即佛書所謂風輪持之乃九地之最深者世界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狶韋古帝王挈天地整齊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取而有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四維星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胚得之以襲崐

猶為太極也
高深言其形
以老言其時
我則無形無
時所以道隱
無名也

聞道則任其
自生故氣色
全也外猶遺
也物者朝夕
所須切己難
忘外生則都

崙。堪坏崑崙山神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馮夷水神肩吾得之。以處大山。肩吾太山之神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黃帝得道登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比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禺猿海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神仙之宮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文言傅說為列星本以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如今修煉家之說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嘆散惡可。言不可李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還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全清見幾而作斯朝澈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独者也全古今与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待其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外生者遺其身也自外天下至外生由忘物而忘我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外生則不貪生胸中無蔽如在人平旦澄徹之氣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自見而人不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無古今則無死生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

先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相與於無相為相為于無

為櫻寧。將送也將迎毀成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謂之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櫻拂也寧定也雖攖擾之中而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此名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也形之言為正書之墨為副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包洛而誦讀之循子生孫故下子孫字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徹而曰瞻明聞之聶許。聶與聶同以言有許聶許聞之需役耳有聽手有書皆侍役於主人者需役聞之於謳。言不足而咏歌之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之始蓋言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見獨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根為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真為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冥也先王制礼使人乎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

與相為於無相為。無心無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遊於物外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猶助孫壞沐搏也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返造化而我猶為人猗。嘆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礼之意在反始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無德行也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故以死為樂而丘遊方之

為樂者豈非礼意哉假于異物託於同体則非以為实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俗之礼哉故孔子以為已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髙

內者也故以死為哀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生為寄以死為決疣潰癰死則大患乃解譬如決疣潰癰乃稱大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所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為幻身之說忘其肝膽。無思慮遺其耳目。無見聞反覆始終。不知端倪。無生死不知身世而任去来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戮民即天刑雖然。吾與女共之。共遊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

引魚以諭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矣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矣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

黥劓借言黥汙汝也造蕩

水人相造乎道造生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穿池而養給若不若相忘于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方之外者

子貢曰敢問畸人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故問畸人曰畸人者畸異於人而侔同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天以拘方為小人人以拘方為君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教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

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

盲瞽之喻謂資質不足以聞道

秉成謂秉此以全其真淳也

萬物有時而銷殺則盡為齏粉

轉徙之塗乎言汝已被他教壞了將何以遊于塵垢之外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言不敢求其堂與頫至于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勇士之失其力黃帝神智之君之忘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至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日之所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欲去我前日之習而乘乎自然以事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為巧。此所遊已。吾師乎二句是嘆大宗師之德無可名言盖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𩐋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云吾師之德如此無心自然之妙此吾之所以遊神也

大宗師者道也莊子甞曰吾師乎吾師乎故道謂之大宗師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宗師道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宗師者道也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故道謂之大

知乎無心自然之妙非吾之所以遊神也
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以仁義教人吾師則齏萬物而不為
為巧此所遊已吾師乎二句是藥大宗師之謂

無名人則体道者也体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与人同也忻則与造物者為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

應帝王　　莊子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順適之謂言不能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予將與造物者為人處於人世而遊於造物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音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既已厭足其道則且遊于太虛無極之中汝又何故以治天下來問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恬淡合氣於莫冲漠無形之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而天下治矣

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智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

無為名尸。主無為謀府。聚無為事任。肩無為智主。宰也四語皆無為無心之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無為則無窮無心則無朕故躰道則盡於無窮遊心則入于無朕無朕猶無有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生理本來無有今既無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曰無見得亦虛而已。無窮無朕無得皆言其虛至人之用心若鏡。妍媸聽其自照不將不迎未至不有應而不藏。既過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任萬變而不損本躰

此篇如天根蒲衣子之類皆寓言以明帝王之道只合任其自然而已故有用心若鏡之說

無性德實義習与聖賢稍異且以仁義為淫僻而与聰明並害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無方無事也

駢拇篇

駢拇兩足指相合枝指旁生一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駢枝皆病也本出于自然但此人所同得者則侈侈剩也附贅縣疣贅橫生一肉屬着体也疣音龍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贅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文章青黃黼黻古以眷目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而離朱是已離朱明者也搴其人

擢抽也塞芽塞也德性本静而強于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簧鼓以言簧惑鼓動之也不及又所難及也合者不為駢也句極有味即所謂天下[illegible]

以實之下倣此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強於為仁以沽名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使人行難行之法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事之無益者以喻辯者之多言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味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竄句修改其言句以為辯也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敝勞也跬蹻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猶舉自喜徒自勞苦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多駢枝指猶餘剩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

是末而泰山為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跂不平跂則不自在看他下字纖毫不苟

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旨專抑仁義而談自然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性長性短言長短出于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意與噫同嘆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勞矣○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呴俞仁義呴俞其言以為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皆然不可加損

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所言仁義与孟子不同讀若當知分別伯夷盗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謂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不已祇足以惑天下）夫小惑易方（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大惑易性（大迷則失天地之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愽塞以遊（按瓊曰愽不按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

殘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吳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吾所謂臧臧於其德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之謂）聰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明非見彼也自見而已

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悱之雄也此語道着莊子

此治馬治埴治木興起治天下意

人皆曰伯樂陶匠爲能亦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但文字

馬蹄篇

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皆治其蹄連之以羈馽羈絡其首馽絆其足編之以皁棧櫪槽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整齊排布行列也橛銜也飾鑣纓在頷下○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精好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与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謂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命曰猶言謂之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總是形容其樸拙無心處）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山澤未通）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各歸其鄉自相統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與物相忘）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渾全）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純質）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為仁（勉強而行之貌）踶跂為義（行立不安）

應上段也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

此段又是把前段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者也交頸分

之貌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流蕩之意）摘僻為禮（用手足之貌）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馬之所知止於此）夫加之以衡扼（車上之物）齊之以月題（即今額鏡）而馬知介倪闉（音因）扼鷙曼詭銜竊轡（皆怒而不受羈勒之狀）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之知至於與人抗敵伯樂使之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

旨字下得最活分明是個画馬訣

所之。含哺而熈。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以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踶跂不自安貌

莊子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個長技大葉處故或謂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凡篇之盜却下此六字何等猶寫皆訕侮夫用智通篇以智字為主大盜積大盜守等語皆是莊子撰出這般名目以訕世

胠篋篇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緘縢繩結也攝纆繞也）固扃鐍（扃管鑰鐍鎖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并挈而去矣）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叙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此等人乃莊子寓言指人心自以為聖智言也謂棓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故曰脣竭則齒寒。脣齒似不相干脣竭而齒自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趙似不相干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聖人生而大盜起。聖與盜似不相干聖人立法反為大盜之資棓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后治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劈聖智之心縱舍聖智之賊乃治耳因盜又生出竊字亦憤夫竊聖智而流于非者之說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重聖人而治是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利民愛物為事是不特竊國并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言可道與擢亂六

[illegible]莊含字

法之所無用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絕好處

點曾史以起下至德之世承上接下何等鮮明因盜

律（抽而亂之使不可用）鑠絕竽瑟（焚棄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塞其耳則無此等造作而人之聽皆含乎自然）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不消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無係累）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不相誑惑）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無偏僻）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熏灼而撓亂之）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子獨不

字竊字又生
出亂字
甘食而下又
是山無蹊隧
處抽釋出來
其所有賢者
贏糧而趨之
便是暗說孔
孟
辨駁用智之
非數個譬喻
句等的確畢
竟是譏刺小
知者莊子何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好知則非自然之道故曰好知而無道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畢有柄之網弋繳射也 則鳥亂於上矣。鉤

嘗以大智為非邪始末不雖智之一字既把好知之乱天下一句結了却以三代实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

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循今木栅）羅落罝罘（皆網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以智相詐）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頡滑（桀頡泪乱）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辨者名）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蜓之類）肖翹之物（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類）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敦實之貌）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務外作為之貌）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囁囁也）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中間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
史與斗斛權衡並訊之意莊子蓋因當時風俗好逞辯
智自以爲聖人故有此論

中間以取為取為取娛之事與辯者是言之亦是以當
况與斗斛權衡符璽之意莊子盡圖當時風俗好淫辯
旨自以為聖人故有此論

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蓄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冰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

莊子

在宥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 藏善也 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 幼擾亂之 人心排下而進上 人心因境而生或為人所排則悵然失志而下或少進之則希望不已而上矣 上下囚殺 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怨怖也如殺 淖約柔乎剛強 淖約儀美也剛強之人或為淖約所柔以項羽而流於虞美人是也 廉劌彫琢 廉劌圭角也雕琢磨礱也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 其熱焦火 故語其躁急似之 其寒凝冰 其戰兢似之 其疾俛仰之間 疾速 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迅速又似之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 方其不動則寂然而已其動也則一念起如縣係於天僨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此一段模寫人心甚奇

則係天而殘攖人心之變蓋所以為順陽放之則靜而通然而係之則跌而憤驕憤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循髀肉不生之意胈白肉也脛無毛勞其足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苦心志以為仁義。矜其血氣束其筋骨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天下大駭何也堯舜以刑戮施于下而湯武以刑戮施於上故大駭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一偶是以下須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墨各緣此立敎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德衰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

釿鋸繩墨推鑿皆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猥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智之説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

求竭矣。求竭者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釿鋸椎鑿皆肉刑也繩束縛也墨黥也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是以賢者伏處以免禍而其君自勞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殊死謂死謂事有參差不等而皆同以死斷桁楊者相推也。桁楊長械施人頸中者相推言相推按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雖翹跂也擭臂喬乎言談也皆自許自高之貌舉世罹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高自標置於罪人之中意噫同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智之不為桁楊接槢也。接槢者桁楊之管今枷中橫木

其即仁義聖智之所効乎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枘員鑿方皆所以製桎梏者〕爲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嚆矢今之响箭行刼者之先聲也數句皆喻有仁義聖智則必指禍故儒墨之徒恐未得使倖苟免也乃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未而為害是曾史為桀跖之先聲也〕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治

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空同當北斗下山也〕故往見之。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近裏着己之學也故以為善問〕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遠不可窮〕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惟無視無聽喪其耳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illegible]也心無所

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二形神一而長生矣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為無思無欲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

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神存于心曰抱神靜則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
精乃可長生故神必清靜形不勞後精不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于此目無所
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神形之主也神守其
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慎女內握固其精神閉女外關鍵其耳目多知為敗
泯絕其思慮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女往于大
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初天地有官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
矣陰陽有藏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即此亙藏
之陰陽而慎守之則吾身之物將自壯此物字丹家所謂妙藥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既慎守其

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畜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也

一而調陰陽氣序之和則形神妙而與道合真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道反是則多智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無明之上入於無窮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奚為外求哉

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以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莊子

天地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無聲之中。獨聞和焉。人謂無聲而我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入微入玄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故其與物接也虛而能應即至無而亦足以供萬物之求也時出而用雖不可以一定名要其歸宿揔不出此心之神明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無所不該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為水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長短修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也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抜也数如泆湯洋溢如湯沸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嘆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不純一虛明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不能抱静主一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能載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猶奚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於于誇誕貌蓋衆猶蓋世獨弦哀歌喻言說也以賣名

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內失其旨也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

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黜聰明墮汝形骸。忘已而庶幾乎。如此方庶幾於道而身之不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無廢吾治圃之事子貢卑陬鄒失色。音旭頊頊然不自得。卑陬慙惡貌頊頊自失貌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所言行於世謷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所言不行于世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我則為世

渾沌却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爲朴体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于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言同孰能

故所從不自究故曰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假人事以修渾沌之術渾沌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識其一不知其二守純一而無二無雜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內本心外外物夫明白入素。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爲復朴。無爲則可復於自然之朴體性全性抱神主靜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固宜也汝未知此道宜其驚異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惡其諛親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諂君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

識之世俗所識者嘗識其迹耳人不肯受諛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設泥合譬喻嬌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責也是一人之身而始終本末自不相

之言亦未足為必然之定論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不為之道諛之人也導諛乎已若則不以導諛之名加之惣是世俗悪人之導諛乎若親而悅之
人之導諛乎已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導於若耶謂已導人則勃
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
也已悪導諛之名而終身為導諛之實世俗固無定見君子不可無定守也合譬飾辭聚衆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合物譬喻潤色其辭使人易曉雖可以集衆然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
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
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言合譬飾詞之人方
且垂衣裳設采色云云而不自知其愚分明與一時聚徒講學之人務空談而無實行者訖
知其愚者

坐罪矣以下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以下又以樂爲喻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皆惑于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頋往誰與從之又自悲也蓋深有所激而憤悱之詞大聲不入於里耳古樂不入俗耳折揚皇荂音花則嗑然而笑里巷之曲則悅聽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止不入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俗言勝則至言隱此言愚惑之人與之說必不入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缶鍾當作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雖欲有所往不可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榮辱不同ゝ為枯木月此与臧穀亡羊意同

傷害之李趣舍滑心者也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與比憂
勿與推說則自不比於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厲人蓋貌醜者故恐其似己世之大惑大愚不自知反不若厲人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棄溝中
榮辱不同其為枯不一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其於失性均也且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柴硬礙也以其趣舍形諸言色與人爭是非而胸次為之硬碍
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
四者皆儒

此乃極口以詆之

臑以禮（自拘束）内支盈於柴柵（其在於内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外重纏繳睆睆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交手背縛而歷見其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此篇只是無為而順自然之意

帝道聖道本雖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

天道篇　　莊子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言猶四方上下無所障礙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句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聖心至靜故明足以鑒徹天地萬物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猶曰止於至善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

木死灰但讀者不察耳

前只論無為道理此又將無為与有為對說又是一段生意不可拘泥若拘泥便讀莊子不踏

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悦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獻求字正与下獻字進字與字相應

中無主則我所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

天運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禮樂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萬物之理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不自得則不可留于中外無正

以其無正也
由外入者無
主于中聖人
不隱以其不
止也不隱則
未能非而納
之之謂也然
則道非可求
之度數陰陽
求諸己而已
聖人之必若
饒而仁義憯
然亂之豈作

而不行。無所質正則不可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自悟也聖人不出。則聖人不必有言矣由外入者無主於中。口耳也聖人不隱。聖人始於至教而授之矣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名人人所欲乃公共之物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仁義用以致治但為而不宰不可以久處其名覯而多責。此二者以之自見必多禍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苟簡苟且也從其簡易養立於不貸之圃。不貸不損已以為物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采真采取真實之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秕糠眯目蚊虻噆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

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憤逆也尚仁義以逆其性故乱眯目噆膚為逆心之喻言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則已大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順化而行執德而立斯易持易行之道又奚傑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栖栖皇皇求天下之不知者而曉之若擊鼓而求迯亡者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黑白有自然之質不足致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以名書觀示於天下此心便不廣忘之乃廣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魚之呴濡其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于水中矣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有不若忘仁義而仁義者也

求亡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于人之性亦若是而已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孰知其典故]以奸[干同]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若遇上古聖人更咲汝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真性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為人上者體道法天與化同運則民自化

累不可圍去不可止在外物有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本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与窮約也無憂而

繕性　　莊子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以俗學治性而求復性之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滑沒於利欲之思以求致虛明之地謂之蔽蒙之民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有足于內者故外物無以尙之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軒冕外物性命天爵物之儻來，寄也。儻然而來故曰倏來去留在彼不在我故曰寄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屈己趨時其樂彼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樂軒冕者同故無憂而已。樂在我故無憂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已言亦無忻懽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斷于外易内也盈外而虧内其置倒矣

畢竟非真樂故曰喪己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己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遺本故曰倒置

此篇大意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惟深根寧極儻來軒冕而後得其性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端中央而未至乎無畔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回望洋

秋水

莊子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廣大故望不分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海中向若若海神名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道理千端萬緒聞其百自以為多我之謂也。且夫我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大道之家。

向若四趋大道茫無穷之遊也出崖涘而观大海則出其物限而与乎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如益尾閭洩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拘于井中之空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一時所知止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尾閭沃焦也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不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誇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太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

非大小所限
無形之數乎
道也
計四海在天
地閒中國在
海內人卒在
萬物若亡若
有如此其微
而五帝三王
仁人任士之
所憂勞不過
乎此而或辭
之以爲名語
之以爲博自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礨空小穴也蟻塚之類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稊米小米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凡物之有名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卒勞也窮九州穀食所生舟車所至物類有萬而其一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以人之一對物之萬則益眇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五帝以下以所連所爭所憂所勞所辭所語者自多與河伯之自多於衆無異

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闡豈虛語哉

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文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曰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盡為世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謂享受有多寡時無止。謂食報有久近分無常。謂得失無常分終始無故。◎死生如循環◎日新是故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天所分予受享有多寡以◎是◎知◎量◎之不可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今故今古也取古今而證之雖食報有久近亦俟之而弗覲以◎是◎知◎時◎之無止也掇取也◎跂望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遭逢有得失無常盈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死生如循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不知者無窮其○生○之○時。不○若○未○生○

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盡生也

畏宋當作衛

匡衛邑也

將命字作主

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安于命者無從而非道遂矣故雖匡陳蔡里無異

之時（生者百年未生之時無筭）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至小所已知所已生也至大所不知所未生也乃欲以至小者窮之宜其迷亂不自適）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雖豪末不足為小天地不足為大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梧紫經閒堂

鵷鶵鳳雛也
練實竹實也
嚇拒其赦恐
其奪己食也
世道交情觀
此可發一長
嘆。莊生直為
千古寫出鄙
夫患失之態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鸞鳳之屬）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醴泉井如醴也）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今子欲以子之

只以一字形之妙哉莊子到末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与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

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梁橋也莊子曰儵音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此只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

夫出而揚遊而流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

不知物理入情自是可推我吾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上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以此

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

莊子謂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曰物焉滑而正曰物奚自

莊子

達生篇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非容心容力者可爲）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我若圓于物則與物何以相遠而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是色而已。（若是者皆是以迹自累）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惟造物無形有始終不變之理滑是理而窮盡其妙則去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止）彼將處乎不淫之度，（一定之法）而藏乎無端之紀，（無物之始）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養

又曰莫之能傷皆中明純氣之守一句者今伏氣道人果有此理

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

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以與造化為一)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愕)物而不慴。(雖為物所遻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鏌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持竿粘蟬)猶掇之也。仲尼

此雖借喻以証純氣之守而世間实有此事只一承蜩末技説到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却是宇宙間大道理

還是疑字或作凝非

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有勿忘勿助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其身如木椿而不動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其臂若枯木然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吾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乃疑於神。凝定而神妙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紀渻子為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氣猶在外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聞嚮而應見影而動此心猶為外物

助促其自化之意

然後成見鐻加然後兩字今人則忌古人文字大都如此懶散却從自然

所動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神氣俱全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梓慶削木為鐻鐻筍簴之類刻木為鳥獸形以懸鍾鼓者鐻成見者驚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視公朝若無則無慕心故巧心專而外物可滑亂吾心者皆消釋然後入山林觀天

點此數語分明是畫出一個真人其飄然物外氣象無絲毫走作

性觀木之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則以天合天不離自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告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付之自然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長而不宰任其自長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此章只重純氣之守一句譏當時學者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

以魯國為皮若患之所生出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為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為之染洒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為遊于無人之

山木　　　　　　　　　　　　　　　　莊子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然也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淨其外洒心去欲淨其內而遊於無人之野子然獨立

野

虛船觸舟而不怒彼棄道德而浮游者其于世也亦若此而已

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不迫脅而栖

方舟兩舟相並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船本無人雖觸不怒有一人在其上。設有一人在虛舟之上則呼張歙之則必呼其人使張歙之張檣開歙歛退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殸隨之。至三呼不應則必叫罵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怒無人虛也故不怒有人實也故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異怠。鳥之其為鳥也。翂翂翐翐音紛秩而似無能。不能奮飛之貌

則翐翐不得已乎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必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群于人之道也

引援而飛。群飛乃飛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免於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喻以材取禍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以材自見故不免于禍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推功名以與人道流而不明居。順道而行不以聰明自居得行而不名處。雖得其志不以功名自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之者同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無迹捐勢不事王侯也是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論全身免患之道要在虗已 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

天地無為而無不備者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愆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美則見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無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流也

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美利利天下皆自然之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四時有節候氣序皆自然之法）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萬物各有成性皆自然之理）聖人者原天地之變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亦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為耳）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不妄動）一汝視（不妄視）天和將至（專氣致柔而天和自至）攝汝知（不起思慮）一汝度（出入以度）神將來舍（心不外馳而神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

天下之物得體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覩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所本莫若

而無求其故。而不以知故自累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稿木。心若死灰。真其寔知。不以故自持。此言人真是實知此妙而去智去故媒媒猶昧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乃歎於道而能若此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聚也夫身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有故曰身非汝有是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有生氣故曰生為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順理也有生則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道者汝安得有之哉

蛻也。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孫子委蛻故行不知所往。其行孰往處不知所持
其處孰持食不知所味其食孰味天地之彊陽氣也皆天地彊陽健動之氣為之皆
又胡可得而有邪舉數者而皆非我有則今者幻身更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
瀹而心。通其治澡雪而精神。去其舊掊擊而智。去其釋夫道窅然
深奧之貌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崖邊際略粗略夫昭昭生於冥冥。
上天無聲無臭而至有之昭昭者生焉有倫生於無形。即上句意精神生於道。人之
精神必太極二五妙合而凝形本生於精。人之形必本於男女攜精而後生而萬物以
形相生。萬有不齊之物皆以形相禪而生生不已故九竅者胎生。人類八竅者卵

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為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無如而已夫道不

生。物類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有生則有死來者去者無地可尋逐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房太虛之間但見其四達皇皇如彼其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乎邀於此者。邀索而得此道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此皆道有諸身而用微于外者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耶有形而后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曰。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乎

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

泰清問道于無窮以不知荅是矣既又問無為無為自以為知之數夫道無名數也云不知乃真知云知則非知惟無始無有乃深于言道能無矣而未能無無尚落于無之一邊夫性体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于無無不得着一無字何從而得不見不聞之妙

畫然飾智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異矣知而任愚也天与四時俱者無所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聖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

庚桑楚

莊子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言猥）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即絕聖棄智之說）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居三年畏壘大壤。（治）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久方見其益）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皆敬祀之意）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樂）弟子異之。（怪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

由知也故不
故為物標杓
老子云功成
事遂百姓皆
謂我自尔今
畏壘反此故
不釋然

弟子謂大人
必有豊祿故
勉夫子听之
以士利遠
形全若嬰
利祿則

春與秋豈無得而化哉。大道已行矣。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滑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此皆自然無心之喻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尸居無為而百姓率其性之自然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杓小器也必我禍淺易見故人得以敬之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有愧于師訓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巨魚無所還其骵。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六尺曰步七尺曰仞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為之祥。喻禍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猾以縱恣為非祥妖孽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

秘而淺曾無
罽之不若也
二子謂堯舜
何足稱揚哉
將令後世妄
行穿鑿而植
穢乱耳簡髮
數米理錐刀
之末也混然
一之無所治
為乃克濟耳
衛生以無為
為經一者道

在堯舜已然况畏壘細民乎夫子亦聽矣其尊先生亦望治之心不能自已先生盡亦聽之庚
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
患介有頃也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碭蕩於澗澤也故鳥獸
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
眇而已矣欲遁世而無名且夫二子者指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
於其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
理也謂引証失宜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屑屑容心之意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

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吁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己故而也倏然無係倘然無碍則如兒子矣使其臭出乎哀怒而不知其[illegible]不遷乎

者猶未病也。言病猶未甚故能自言其狀病之甚則不能言矣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雖有教誨愈自驚疑趎願聞生之經而已矣。今不敢復請只頭聞衛生之常法而已老子曰。以下詰問衛生之經能抱一乎全其純一能無失乎得于天者無喪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前知吉凶能止乎知止能已乎知足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專自治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知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嗥哭也嗌喉也嗄聲乾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卷手曰握挽屈不可伸也共其德言其性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瞚精有所後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其無心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隨順無忤是衛生

畏顯令懼于幽則獨行而不懼
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于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微沴于五藏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之經已合德之學比於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過之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謂刑罰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謂奪其魄而益之疚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

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志有所著皆能自傷其害比之鏌鋣尤甚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人有陽病則陽氣侵之有陰病則陰氣侵其為寇害莫逃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皆心失和平則沴氣乘虛而入為寇耶

老聃之道傳之庚桑楚南榮趎以及莊周故周敘之獨為深至

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

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

莊子

徐無鬼

武侯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有心愛民則始息政行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有心偃兵則徽備廢弛雖曰偃之其實造之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為之以有心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為不成之始且偽哉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弗成可也又況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為仁義而且幾乎為矣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戕於先必戲於後形固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鶴列陳兵也麗譙宮樓名徒卒步也驥騎射也錙壇

戰則造兵之惟無形則無所造矣兼地以養吾私与吾神私則自斷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為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

社稷之地也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麗譙之間皆鶴列而錙壇之宮皆徒驥失常之變莫此為甚故宜戒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養一己之私以快其志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所獲不足補所亡其戰果孰為勝勝又安在乎君若勿已矣，若欲言之而不止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莫若修吾之誠與天地之實理相應使民各適其遭而勿與之攖擾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則既無害民之端而民之死已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為害而以偃兵為哉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智士樂以思慮自見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辯士樂以談說自見察士無凌誶音歲之事則不樂，察十樂以凌轢誶語自見皆

其不應矣患民死不脫哉[illegible]我此言士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貴德者特有方之士云耳至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矣存矣不存哉

囿於物者也。喜於見才者心不能遂則憂皆為物所囿故也招世之士興朝。招搖于世以自見者志在興起于朝中民之士榮官。務得民心者以官守為榮筋力之士務難。孟賁之徒志在勝人所難勝勇敢之士奮患。荊軻之類志在自奮於患難之中兵革之士樂戰。喜功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宿名。若節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廣治。法家者流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敬容。逢掖章甫之輩飾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貴際。貴在際時

此篇亦只是就治世之中說養生

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于面而近傲若人將畏難而跳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寓言

莊子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音閑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人將畏而去之太白若辱。太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辱者耻而自藏之義盛德若不足。不自滿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迎將迎送也家公主人公也尊形自異故人憚而避之其反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及去其矜夸舍者與之爭席矣即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之意

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遷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寥廓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莊子之制行類曳尾于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老身徇物之旨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

說劍　　莊子

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焉。募左右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莊子見王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臣有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劍尖）。齊岱為鍔（劍刄）。晉魏為脊（劍背）。周宋為鐔（劍口）。韓魏為鋏（劍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周之

及亦豈小哉

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智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鍔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

時以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

植以為本若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符者故以為鋏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鍔鐔鋏者合與君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

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不裹其頭突鬢鬚髮皆突然上指垂冠束髮之冠低垂于後曼胡之纓纓粗而反文短後之衣衣之不襜者瞋目而語難欲鬪之時以語相詰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忿不見禮皆自殺

一而已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指小而慕大以至遠害就利往往皆然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瞑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彼其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

順則取逆則
失天下一大
攖拙
執獲彫虎借
喻甚奇妙在
試字點神

尸子

尸子名佼晉人也秦相衛鞅客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著書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為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義之彫

選品

聞此乃知瀨水投金荊城墟墓之側行

奇品

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

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

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孔子曰商爾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鴻鵠在上。韓弩以待。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男子生而懸弧志在四方奇人正自不凡

任賢圖治鄭實賴之子產真人傑哉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拔門第而抑寒畯貴勢之爲儀如此古今同慨

雜品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土積成岳則楩柟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出焉。夫學之積亦有所出也。

一雲覆三千
一雨洒四天
下是以景象

視遠怵明近
習之蔽尤宜
清

節儉人主美
德大哉尭之
爲君露臺惜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
名也。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于玉燭。息于永風。食於膏
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爲螻蟻之
穴。亦滿爲

火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視近。君之於國也。
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人之言君天下者。瑶臺九累。而尭白屋。黼衣九種。而尭大
布。宮中三市。而尭鶉居。珍羞百種。而尭糲飯菜粥。麒麟青

百金亦遺意可風也

窮奢極欲暴殄天物不亡何待

樂從心生故意變而声亦變

逸品

龍而堯素車玄駒

昔者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此其禍天下亦厚矣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弁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

鐵使平越之工鑄之以為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自

學身之砥礪語闡荒

治在去所害借苗影入妙

委制二字新

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不安者有罪農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醫竘曰背非吾背也任之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可補談天衍

太極之内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赤州縣者實為崑崙之墟。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蓬萊。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而醉卧三百歲而後寤。

王伯厚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劉向别録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作書二十篇内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内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兹採其粹以供染措之助

子品金函一卷終